

# 「鐵血精忠傳」序

周念行

戴雨農先生與我在江山水溪小學肄業時同班、同學兩年，雖不深知，但見他在學時，功課優、品行好、體格壯；又常見他好管閒事，好抱不平，好出風頭，善人敬之，惡者憚之；知他乃是一位智慧極高、感情最豐、膽識過人、見義勇為之特出人才。

民國元年，我離文溪，與先生相違，也無魚雁往還，間或聽到他浪跡蘇浙的傳說，我默念其豐采者良久。直至民國二十四年夏天，我倆在牯嶺重逢，班荆道故，欣然各言其志，他不願彼此再分途，要我和他携手同為黨國效力，我覺其言有理，允即附驥，合作十年，細心體察，對先生乃有正確之認識。

先生離「文溪」，進浙省「一中」，離校後，遊歷四方，將近「而立」之年時

，見多識廣，舉眼莽莽神州，認為袞袞諸公，唯有英明的蔣公乃不世出之魁傑，為救國家、救民族，必須信仰他，追隨他；遂立志秉其天賦之性能，殫精竭慮，為領袖蔣公效死。決心既定，毅然南下，接受「黃埔」薰陶，比卽追隨領袖，致力於人之所不屑為不願為不能為之工作。初僅隻身苦幹，勞心慎思，明辨真偽，出沒於革命前鋒，奔走于豺狼嘯聚之區，積年累月，績效已見；乃得同志十人，聯袂驅馳，披荆棘，入虎穴，消禍孽，俾領袖省去多少煩憂，黨國在不知不覺中免除多少紛擾，國民革命勢力，因而由珠江流域伸展至長江流域，迄于全國統一，軍閥崩潰。已而以其如炬之目光，明決之智慮，力贊宸謨，攘臂抗戰，四方同志，望風而來效命者日衆。先生對所負工作，宏展奇猷，擴

大組織，經緯萬端，舉措所施，機杼百出，雍容指麾，悉皆中的；尤復席不暇煖，東西奔波，劍及屣及，躡險履危，靡所瞻顧，聲威所屆，強敵色沮；而社鼠城狐、病國虐民之奸蠹，亦浸而斂迹銷聲。其間可歌可泣可驚可讚之烈蹟，有口皆碑；聲息所播，中外同欽；乃至倭寇蕩平，民族復興。

由此觀之，可見先生對國家民族貢獻之大。國民政府於其殉職後頒發褒揚令中，乃有「制敵機先克奏膚功」之褒語。余嘗考其所由，認為有下列因素奠其基。蓋先生之立品，儼然為愷悌之君子，性情熱烈，具有颯爽之英姿，傲儼權奇，持正不阿，臨難不懼，天才卓越，益以博聞強記，積學之士，猶不能及。以處事言，秉其敏銳之眼光，雄偉之氣魄，豪爽之風度，

勇敢機智，直前邁往，賞罰分明，恩威並濟；如雲龍風虎，浩蕩展布；故能立大模、定大略，冒大險、犯大難。其誨勉同志也，縱橫申論，滔滔不絕。約其要者：曰「忠以任事，仁以接物，嚴以律己，善誘諄諄。又以身作則，視同志為骨肉，以組織為家庭。故十萬同志樂於從命，勞而不怨，死而無悔。先生尤以慈祥之心，普施同志眷屬和遺族，無意無荒，懇懇備至。凡此諸端，俱甚得同志由衷之愛戴，歷十餘年，乃能有為此偉大之收穫。」

先生顯此無上珍貴之成果，殆由十萬同志辛勤血汗所締造，本身分所當為，不自矜伐。而黨中央則以奇功懋績許之，不為蔽隱，選賢與能，僉同提其姓名，昇以高位。先生薄視虛榮與利祿，初衷不改，具表懇謝者數度。

於茲，我舉一古事以衡量之。「史記」稱魯仲連說服新垣衍背秦救趙，又以三寸不爛之舌，解決國際間之向背，趙國君臣尊贈仲連官爵不受。太史公讚之，復傳游俠，謂其「言必信，行必果，諾必誠，不愛其軀，赴士之困厄，既已存亡死生矣，而不矜其能，羞伐其德。」則先生之烈行，仰之彌高，可擬為史家宗師所稱游俠

之流亞而又過之。惜奇禍天降，不永其年。否則，其所成就，當無限量，歷史也將改寫。觀乎「三一七」事件發生後，匪方集會慶祝，三十八年後，每逢友好，輒搖頭嘆息，咸認「如先生仍在，對國家民族的貢獻必然更大更多。」

豪俠之士，在盛平之世，不顯關切，而當國家危急存亡之秋，却非常需要。有之，則持危定亂，績效立見，所謂非常之功，必待非常之人也。而其畢生所戮力貢獻之烈蹟，則不可不予以彰揚，為後起所範式，以裨於千百代之世道。如班定遠讀父遺著及其兄續寫之作品，即奮起投筆從戎，建立大功，即是例證。

我國歷史，周代有大史、小史之分。大史掌國之六典，小史掌邦國之志。以後又有正史與稗史之別。皆所以紀大與述其詳者：如晉之乘，楚之檣杓，魯之春秋，皆與正史並傳於世；其在大關節方面，皆不負歷史之使命，而為真理與正義之維護與宣揚。所以國民政府頒給先生之褒揚令中，亦有先生「生平事蹟，存備宣付史館」之語。但三十餘年來，尙未見「國史館」有所編撰。

喬家才兄與先生係黃埔同期同學，又復同志共事，且相處最久；故其知先生最

深，愛先生最切。先生對黨國之貢獻，如上所舉，數之彌繁，家才兄親身所歷，親眼所睹，知之最詳盡。他常說，先生追隨領袖之所為，乃是秉承領袖之意志而為之。領袖之意志，在我看來，即是救國家、救民族，盡心盡力而為，有生之年，無時或息。先生畢生之貢獻，其宗旨也正如此。故先生在抗戰時期之工作，並非限于一端，而凡黨國之要務，無所不包，無所不為；夫之為忠救軍之創立，各訓練班之舉辦，小之如姚鹽之內移、棉紗之搶運，皆於國於民息息相關者。其他之壯行烈蹟，不勝枚舉，皆足以鼓舞羣倫，歌頌百代。因先生生平經綸，不肯向新聞界小有透露，故不為世人所盡知；而時彥對此珍貴史料，未予多所彰揚，反而忽略、輕視，甚至於偏聽、誤解。喬兄唯恐先生事蹟，日久年遠，淹沒不彰；又慮國史所紀，限于體裁，僅舉其大端而疏於細微，不足以顯先生之本色；乃困心衡慮，旦夕不安，恒以撰寫戴先生傳自策，念茲在茲，全神貫注，積數年之功，乃有是作。其不標傳記而祇云戴笠史事彙編者，蓋欲熔先生與同志壯烈舉措于一爐，期有以振人心，勵末俗，而裨反共復國之大業有所取鏡也。余贊之而有同感，故樂為之序。